



找到深藏于中国人血脉中“走出去”的文化基因，进一步展示中国人面对世界的“全球性视野”，并让世界感受到中国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为人类作出的独特贡献。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苑利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的世界正在走向一种新的融合，现实、虚拟、网络、生活、工作、教育、娱乐越来越相互连接，人类也在通过文化、艺术和技术不断地连接和融合，走向新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人越来越渴望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来自现实而又超越现实，既包含了想象又需要现实的逻辑，也需要结合各种感觉，成为我们可以触摸、可以走入、可以操控的景观。

——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谈走向融合的文化新景观

推动舞台艺术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需要的是艺术形态的转型。犹如从唐诗转化为宋词、宋词转化为元曲、由古典舞催生出现代舞，不仅是一招一式、一板一眼的创新，而且是一种整体的转型：从一种成熟的艺术形态，向另一种成熟的艺术形态转化。

——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剧作家罗怀臻谈舞台艺术的守正创新

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好的文艺评论不仅对欣赏者有导向、引领作用，而且对文艺创作亦有镜鉴、聚焦的助推作用，可以培养高尚情操，彰显时代精神，提升审美品位，促进文艺创作的大发展大繁荣。

——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屈健谈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

我们既要向伟大的文学史传统中汲取力量，同时也要警惕“依葫芦画瓢”的做法，要用双眼去洞察今日乡村的巨变，用双脚去丈量乡村的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去感受当下农民火热的内心。毕竟，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赵振杰谈乡村题材创作 (丁乐同整理)

国图甲骨文创意展走进西安

本报 (李欣桐) 由国家图书馆全资企业北京国图创新文化服务有限公司等主办的国家图书馆甲骨文创意展，日前在西安大悦城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让这些跨越3000年漫长岁月的古老文字，在2021年走进西安人的生活。

国家图书馆的甲骨收藏始于上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目前，国家图书馆藏殷墟甲骨35651片，约占存世总量的1/4，是世界甲骨收藏最多的机构。据悉，本次展览为国家图书馆馆藏10件国宝藏品(复制品)首次亮相西安。

展览包括六大分区，以传说开篇，引出甲骨文的发现历程，讲述甲骨文的故事。“天干地支”板块由一块巨型甲骨模型构成，展示了古老的龟甲占卜内容；“日月山水”板块用一组组图画解释甲骨文，以直观的画卷阐释中国汉字字形的来源；“车马牛羊”板块用立体装置的方式让甲骨文触手可及；“星火万象”板块以甲骨文浮雕展示甲骨文字形的璀璨多变；“三街六市”板块则集合了各种甲骨文文创产品，可观亦可购买；“百家姓”板块囊括甲骨文中所有姓氏，观众可以在这里开启一场家族的寻根之旅。

据悉，此次活动还包括名师讲座，讲授甲骨文概念、字形结构等相关知识。同时，观众还可以在在现场体验甲骨文拼图、定制雕刻甲骨文图案、汉字造画、投壶等互动活动，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年度顶尖舞者百强发布

本报 (记者赖睿) 中国舞蹈家协会日前发布了“2021年度顶尖舞者全国百强”榜单。本次推选由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各大艺术学院学校相关负责人、国内知名舞蹈家等组成了36人的权威专家团，从思政素质、专项舞种、创意展示、综合素质4个维度对选手进行考核。全国各地各艺术院校、专业院校在校学生、普通大中专院校及普通中学在校学生、各舞蹈培训机构学生等近万名报名者经视频报送、全国训练营、全国总推选的层层筛选，以总分排序的顺序产生出13—15岁组、16—18岁组、19—30岁组3个年龄组共100人晋级全国百强，生成榜单。

被称作中国舞蹈国家队选拔的“2021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旨在选拔一批品学兼优、有舞蹈天赋的青少年人才，在舞蹈名家指导下接受系统训练，参与艺术传承和演出实践，培养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艺双馨、担当文化使命的新时代中国顶尖舞者。

音乐剧《丝路之声》上演

本报 (闻逸) 日前，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音乐剧《丝路之声》在陕西大剧院上演。音乐剧由陕西旅游集团出品，中外团队联合制作，以多元文化融合为特色，展现了丝绸之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演出充分运用了音乐、舞蹈、木偶、杂技、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及多媒体全息影像等舞美手段，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

演出结束后，还召开了专家研讨会。专家们就文旅演艺如何弘扬丝路精神、创作文艺精品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丝路之声》的推出将进一步促进陕西文化旅游对外交流合作。

讲述少年英雄的传奇故事

《小兵张嘎》

乌兰其木格



图①：小说《小兵张嘎》
图②：电影《小兵张嘎》
(图片来自网络)



1954年，儿童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鸡毛信》广受好评，开启了此类影片的摄制热潮。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牧童投军》《民兵的儿子》《红孩子》《黎明的河边》《地下少先队》《小兵张嘎》等电影的热映，标志着儿童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已然成为一种独特而醒目的电影类型。它们因鲜明的主题和独特的儿童叙事视角，为少年儿童树立了崭新的精神偶像，有着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和垂范意义。

在我看来，根据作家徐光耀小说改编的电影《小兵张嘎》，无论在艺术成就还是社会影响上，都是这类影片中的经典之作。该片以幽默活泼的方式，讲述了白洋淀少年张嘎从天真顽皮的孩童成长为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的故事。影片一经公映，便受到广大观众欢迎，并引发热议。彼时，《文汇报》的一篇影评文章曾赞许该片“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张嘎的鲜明形象”。该片曾入选“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并荣获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评奖电影类一等奖，中宣部、国家教委等部门把《小兵张嘎》列为小学生必看影片。

作为“80后”，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曾无数次在电影院或电视机前与嘎子“相遇”。某种程度上说，这部黑白影片伴随着我们成长，镌刻着我们的纯真年代。记忆中，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时代，每学期学校都会组织观看爱国主义题材影片。每当老师通知要观看《小兵张嘎》时，同学们总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尽管大多数同学对这部影片早已非常熟悉，却毫无倦怠之感，依然保持着浓厚的观影兴趣。内心中，我们将嘎子视为童年的小伙伴和小英雄，他的欢乐和痛苦，牵动着我们，并在笑声和泪水中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随着革命战争年代远去，尤其在文化娱乐形式丰富多元的当下，《小兵张嘎》依然魅力不减，原因何在？除了怀旧情结以外，还与影片本身直面战争、呼唤和平的人类企愿和人道主义精神紧密相关。徐光耀在《〈小兵张嘎〉是如何写成的?》中曾说：“英雄故事，动人业绩，日日年年，层出不穷，昨天还并肩言笑，挽臂高歌，今儿一弹子弹飞来，便成永诀，这虽司空见惯，却又痛彻肝肠。事后回想，他们不为升官，不为发财，枕砖头，吃小米，在强敌面前，昂首挺胸，迸溅鲜血，依然迈过一堆堆尸体，往来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这精神，这品格，能不令人崇拜敬佩，产生感激激励之情吗？”由此可见，《小兵张嘎》在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张扬下，满怀对英雄的礼赞及对生命的珍重与热爱。

《小兵张嘎》自始至终呈现出两副面孔：一面是残酷血腥的战争；一面是喜乐安宁的日常。这两副面孔并置交织在一起，引领观众进入历史内部，体察万千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命遭际，进而生发出对战争的憎恶及对和平的渴望。例如，影片开头，少年嘎子在暮色四合的水边欢快地捕鱼，然而突兀而来的枪声打破了黄昏的宁静。经过一番激战，八路军侦察员老钟叔负伤落水。紧接着，画面一转，老钟叔在嘎子家养伤，泥猴样的嘎子提着一大鱼得意洋洋地进门，向众人炫耀自己高超的捕鱼技巧。老钟叔与奶奶、嘎子如家人般和睦相处。他给嘎子讲故事、做木头手枪、陪嘎子做游戏，而奶奶和嘎子则竭尽所能为老钟叔提供有营养的伙食。一切似乎重回正轨，然而这种其乐融融的生活很快又遭到毁灭——奶奶为掩护老钟叔献出了生命，老钟叔也被敌人关进监狱。遭受巨大打击的嘎子离开了家乡，怀着报仇雪恨的心情踏上了寻找八路军队伍的漫漫征途。寻找到队伍后，嘎子在一场伏击中勇擒伪军，并因此受伤。于是，他不得不离开队伍，在王英家养伤。在养伤的日子里，他在这个宁静优美的小村庄里泛舟荷塘，吃莲子，看渔船上的鸬鹚，按捺不住跃入水中捕鱼……一幅安稳、和谐、幸福的生活画面徐徐铺展，而远离战争、祈愿和平的愿望则在观众的心中缓缓升腾。值得注意的是，和平与战争这两副面孔的交叠并置不仅承载着深邃的人道主义命题，而且赋予影片张弛有度的节奏感，并在环环相扣的矛盾冲突中紧紧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在人物塑造上，《小兵张嘎》以贴近生活、贴近观众、贴近少年儿童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不完美”的小少年在风云激荡岁月中的成长，保留了孩子的天真稚拙和顽皮任性的童趣世界。影片中，嘎子虽然爱戴老钟叔，然而当他看到奶奶烙出的白面饼时，也禁不住美食的诱惑，直到奶奶告诉他饼里给他留了一份时才欢喜地去给老钟叔送饭；在与小伙伴胖墩儿的摔跤比赛中，他不甘心失败，居然在情急之下咬了对手，进而因不满胖墩儿父亲对他的奚落，做出了堵人家烟囱的恶作剧。在寻找抗日队伍的途中，嘎子试图模仿罗金保用小木枪制服“汉奸”，既有少年的勇敢大胆，也呈现出孩子特有的简单鲁莽。此外，当他刚刚加入革命队伍时，面对区长要他交出缴获枪支的命令时，嘎子是抗拒和委屈的。

《小兵张嘎》的主创人员没有取消张嘎的孩子气和自由的天性，细节的强化和日常生活的还原使影片弥漫着亲切温暖的气息，消除了距离感与说教意味。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帧帧黑白画面，观众得以窥见革命战争年代孩子们苦中作乐的生命活力、普通百姓打鱼种地的家居日常、旧时代乡村物质生活的窘困以及革命军民间的鱼水情深。正是这些丰富而宝贵的历史信息，使我们认识到历史的斑驳和人性的繁复，更使得这部影片具有了超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恒久价值。

《小兵张嘎》作为儿童革命历史题材中的经典之作，其“炼成”的因素还包括影片艺术性地回答了张嘎从顽皮少年到革命英雄的成长过程。最初，指引张嘎走向革命之路的无疑是奶奶的亲身示范和老钟叔的精神引导。比如，奶奶与八路军战士缔结了深情厚谊，奶奶悉心照料、掩护受伤的老钟叔，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老钟叔对嘎子的疼爱 and 革命故事的讲述，则在嘎子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对嘎子而言，老钟叔具有父亲般的温暖，承担着“精神之父”的职责。而奶奶的惨死和老钟叔的被捕，则唤起了嘎子的仇恨，树立了行动的目标。

随着亲人逝去，流浪少年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受到教育和淬炼。革命大家庭中，嘎子在精神偶像罗金保的带领下，在区长看似严格实则慈爱的帮助下，在一场场激烈残酷的对敌战斗中，不断成长和成熟。最终，嘎子与游击队里应外合，端掉鬼子炮楼，救出老钟叔，取得了胜利的庆功会上，嘎子当着父老乡亲的面主动上交了他藏在鸟窝中的手枪并承认自己私自藏枪的错误。区长并非没有责备嘎子，还将这支枪交给他使用并宣称他早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至此，在党和革命队伍的引导、教育下，张嘎从乡村孩童成长为合格的革命新人，影片也在大团圆的明朗欢乐中落下帷幕。

《小兵张嘎》以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情讲述了少年英雄在战争中成长的传奇故事。在家国情怀的彰显下，贯穿着对战争的批判与反思，对生命的尊崇与热爱。因此，影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普遍的影响力，让一代代观众在笑声与深思中珍视和平，拥抱生命。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副教授)

经典回放

由崔嵬、欧阳红樱联合执导的电影《小兵张嘎》以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43年为时间起点，讲述了水乡少年张嘎将负伤的八路军侦察员老钟叔救回家中养伤，随后，在鬼子大扫荡中，老钟叔为救奶妈被捕，而奶妈则因掩护老钟叔被敌人杀害。生活的巨变迫使张嘎离开家乡寻找八路军，他立志为奶妈报仇，救出老钟叔。在八路军的大家庭中，嘎子虽有孩童的顽皮与任性，但经过革命的淬炼和洗礼，他不仅实现了救出老钟叔的愿望，而且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影片在抗日战争的宏大背景下，礼赞了中华儿女的英勇不屈和家国梦想，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恒久的生命力。

“90后”插画师，画出美丽乡村

胡雪慧

展现家乡的风物之美。“错落有致的鼓楼、层层叠叠的梯田、对比撞色的侗衣、种类繁多的图样、辛勤劳作的村民、嬉闹玩耍的孩童等，都是我描绘的对象。”兰才生表示，希望将自己眼中的美丽侗寨画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兰才生清楚地知道，只有将传统与当下结合，才能让民族文化“活”起来。“一开始，我的画风偏写实。后来，为了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我在创作中融入卡通、漫画等元素，把设计图样制作成人们喜爱的小物件，如笔记本、手机壳、明信片等。”兰才生说。侗寨村拥有丰厚的自然、人文资源，但旅游业却未得到充分开发。如何让侗寨在侗寨景区中实现旅游脱贫，是历任驻村干部都在思考的问题。他们在兰才生身上看到了希望。

2018年，肇兴侗寨入选央视春晚分会场之一，肇兴侗寨插画生意火爆，兰才生踌躇满志。在相关部门的建议和支持下，兰才生毅然决定将个人事业由肇兴镇延伸到他生长的厦格村，为乡村发展出一份力。

2019年，在村两委的倡导下，兰才生和兰愿芝、潘月引、兰以书3名返乡大学生合作成立了厦格非遗扶贫工坊，共同研发兼具插画、蜡染、刺绣的文创作

品。当地希望以此打造厦格村“艺术部落”，并找到一条乡村振兴的长远之路。

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旅游局派驻厦格村第一书记朱序琴对厦格和兰才生给予厚望：“兰才生是文化人带着情怀做事。州、镇、村都会在具体政策、项目、资金上，大力支持这样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我们希望工坊能带动村里的产业发展，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村，进而推进乡村振兴。”

2021年7月，在乡村振兴政策扶持和驻村干部的帮助下，由贵州省文旅厅和扶贫开发办公室颁发的“厦格村侗族非遗文创坊”正式挂牌成立。兰才生觉得自己的责任更重了。

借助政策扶持和外来大学生志愿者的力量，兰才生逐渐找到了新出路。工坊开始承接旅游团队，带动村庄特色手工艺品、农产品、餐饮发展。同时，工坊大力开展公益研学培训、志愿服务等活动，通过各种渠道为村里留守儿童募捐图书、文具，并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建立了厦格村图书馆。工坊本身就村里的文化角，随时开放给孩子们看书、绘画、观影和交流。“我想让村里的孩子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跟城市里的大学生交流，有更开阔的视野。”兰才生说。



▲ 兰才生手绘：侗族姑娘弹琵琶 受访者供图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镇厦格村，古朴幽静。这里，有一所“兰才生老家·私人民族插画展馆”。主人翁“90后”侗族青年兰才生，用插画记录乡愁，以文创助力乡村振兴，传承民族文化之美。

肇兴是侗族的聚集地，肇兴侗寨是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之一。2014年，兰才生从大学毕业，设计专业的他并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肇兴，开起了第一间“兰才生插画馆”。最初，兰才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画民族画在景区售卖。然而在工作中，他却逐渐产生了一些忧虑。“贵州省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景区商品却严重同质化。文创产品应该注民族文化的独特之美。我很怕侗族文化会被遗忘。”为此，他开始用画笔记录侗族人的生活，